



▲ 19 世纪末，美国华盛顿州哥伦比亚河上一天的鲟鱼捕捞成果。像这样的景象，在 17 — 19 世纪间的切萨皮克湾和其他东部河口则是再常见不过。

1741 年，饥饿的探险家在白令海峡发现了成群的大海牛，之后不到三十年，这种温顺的野兽就因人类猎杀而灭绝。事实上，在这些探险家抵达之前，白令岛就已经是大海牛的最后根据地了。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密集开采，并不是从现代或工业化才开始，而是早在十一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展开。英国海洋保护生物学家卡鲁姆·罗伯茨在《假如海洋空荡荡：一部自我毁灭的人类文明史》中探讨了悠久缤纷的商业捕鱼历史，同时也带领读者穿过数个世纪，见证海洋的衰亡。

人类贪婪攫取使海洋逐步走向衰亡

“现代人第一次把他们的脚趾浸入大海之前，海洋就已经被人类改变了。”罗伯茨根据早期的探险家、海盗、商人、渔民和游人的第一手数据，在书中重现了过去充满鲸鱼、海狮、海獭、海龟与巨大鱼类的海洋。十五世纪的航海员所描述的丰富海洋生命，几乎是今天所无法想象的。

500 多年前，加勒比海大约有三千万至六亿只海龟，以前只是岛民的食物，几千年来相安无事。1504 年，航海家哥伦布在这里发现了“海龟岛”，对海岸边有着无数的海龟感到十分震惊，“海中满满的都是，而且体型都很庞大，数量多到感觉船都快搁浅在它们身上，如同泡在海龟群里面”。西方国家的商业船队陆续抵达这里，从一艘帆船要装上 75 只陆龟和 170 只海龟作为食物来源开始，到买卖龟肉、龟脂，龟汤罐头……居然将曾经数量上亿的龟族都捕杀得濒临绝种。早期的旅行者发现偏远海岛的岸边聚集着数量壮观的海豹群，“就像是一群群小鱼”。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商人盯上了这群整天在岸边又吵又叫的海豹，它们的皮毛就是一堆财富。1793 年，第一艘航行到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的美国船只，装走了 3.8 万张皮毛，运往中国；接下来七年中，每年都有 10 — 20 艘船到这个群岛

或邻近岛屿，运走约 300 万张皮毛。1805 年西班牙开始禁止其他国家前往当地猎捕，但那时海豹的数量已经没多少，猎人们早已转往其他地方去了。海豹猎人几乎跑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所到之处，海豹数量急剧减少。在猎捕海豹早期，只有少数船只特别锁定象海豹，大多数都是在捕鲸时顺便捕捉，将它们的油脂和皮毛当成货物。在鲸鱼数量减少后，猎捕象海豹就成了主要的生意，到 19 世纪中叶，象海豹数量也变得稀少，猎人便转向猎捕海狮和僧海豹等，以获取油脂。

罗伯茨在探险家、商人的记录材料中发现，早期的旅行者和定居者对海洋生物几乎没有感情，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商品、货物。写作者先是描述其对海洋动物的观察，接下来的内容通常都是说明如何捕杀这种动物，这种动物尝起来味道如何、可以治疗多少种疾病。即便提到对动物数量减少的关心，也只是因为能捕获的动物数量减少了。如果某一个物种的数量有所减少，他们就会把目标转向其他物种。对他们而言，海洋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之地。然而，仅在欧洲人进入美洲的第一个世纪，就已有迹象表明：当地数量异常丰富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终将有被耗尽的那一天。

技术进步改善了捕捞能力，也改变了捕鱼规则

11 世纪初，英国人艾福列克记下了他的捕鱼经验。其中他在回答“为什么不出海捕鱼”时说：“出海捕鱼要划很长时间的船。”几十年后由于淡水渔业的崩溃，他的后代必须到海上捕鱼。这些渔民先是在接近岸边的地方使用简陋的渔具，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捕鱼技术不断改进创新。到 19 世纪结束时，蒸汽动力的出现使得渔船可以航行得更远。全球的捕鱼业产量 20 世纪 80 年代达到高峰，每年捕捞量达到 8600 万吨。罗伯茨却认为，之所以能够获取大量的渔获，“仅仅是因为渔船和捕捞能力在不断增加”，鱼源一旦消失，船队就会转向之前的非目标鱼种，或是驶往更远处的海洋。

自 1988 年以来，全球的卸鱼量开始出现负增长，每年下降超过 50 万吨，这其中必然隐藏着猎杀海洋规模的危机。海洋中大型掠食性动物如鲨鱼、海豚等消失后，渔船就开始捕捉比较小型的动物。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教授指出，我们今天吃的鱼，是祖父那一辈人用来当饵料的鱼。他们那个年代被端上桌的是吃其他鱼类

的鱼，我们吃的鱼多是以浮游生物为食。等到海洋中没有鱼的时候，人类将会直接食用浮游生物。

作为一名科学家，罗伯茨发现，即便是渔业生态学家，或者海洋保护的专业人士，也很少有人真正明白海洋从过去未受人干扰的状态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负责海洋保护的人仅仅试图阻止海洋资源的减少，而不是重新建立起像过去一样乃至更为丰富的海洋生态。近年来海洋的过度捕捞，已经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缺氧的“死区”、有毒的“藻华”、噬肉菌，水母数量暴增等等。如今，我们正在为忽视海洋保护而付出代价。身为多个国家的海洋保护区顾问，罗伯茨认为设置足够多而且能严格执行的“海洋保护区”，才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从佛罗里达到新西兰的海岸，海洋保护区已经使海洋生物恢复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所没有的水平，这样的成果证明，人类有能力将海洋恢复到比眼前更富饶。就像“寂静的春天”可以变得不再寂静，空荡的海洋同样可以变得不再空荡。

《假如海洋空荡荡》出版 敲响海洋保护的警钟



《假如海洋空荡荡》
[英]卡鲁姆·罗伯茨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 ☐设计：壹纸工作室
- ☐本版编辑：曲鹏
- ☐美编：牛长靖

《S.》绝对是近两年来出版市场的一本奇书。这本书两年前在美国出版后迅速风靡，成为一本超级畅销书。前不久，中信出版社推出《S.》的简体中文版，也吸引了众多书友追捧。其独特的设计及印刷，已经超越了书籍本身。这本书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对出版市场又有怎样的启示？

奇书《S.》给纸质书另一片天空

□王昱

看过《阿凡达》或《最后的武士》之类电影的人，大约都会对影片高潮部分那段主角拿着冷兵器单挑拥有黑科技的大 boss 的镜头印象深刻。在我们的历史上，用新科技的神兵利器碾压旧时代的造物，那叫历史趋势。然而用旧时代的武器去“逆流而动”，则属于一种浪漫。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两年来引起全球书虫热议的《S.》一书其实就属于这种浪漫，当信息时代之潮汹涌而来，纸质书面临电子书的严峻挑战时，该书的作者道格·道斯特联合好莱坞知名导演 J.J. 艾布拉姆斯决定用纸质书玩一个电子书永远玩不了的游戏，于是，就有了这本半推理小说、半解密玩具的神奇书籍。该书在美国发售时就引起轰动，前不久引进中国后，更是卖出了单本 168 元的天价。饶是如此，最近不少人的朋友圈里铺满各色人等的该书开封照片，毫无疑问，该书一定能当选 2016 年度中国文青们十大秀格调利器之一。

有趣的是，对于《S.》来说，虽然买来后兴高采烈秀开封照的人满坑满谷，但真正将它读完，写份书评的人却寥若晨星。究其原因，恐怕首先是因为《S.》严重挑战了人们既有的读书习惯。该书的设定是男女主角通过一本叫《忒修斯之船》的小说来追查它背后隐藏的秘密和阴谋，揭示小说中真正想袒露的内容。在这个设定下，作为故事副线的那本小说《忒修斯之船》是作为“书中书”来体现的。而男女主人公解谜的故事，反倒成为穿插在这本书中的笔记和夹页，读者在读书时要同时在两条故事线上来回跳跃，还要解开书中所布设的重重谜题，烧脑程度在我读过的所有小说中空前绝后。可能是理解咱中国人本来就没啥读书习惯，出版该书大陆版的中信出版社非常贴心地在微信上推出了《S.》的“阅读攻略”。不过想想这年头游戏都不搞这一套了，读书居然还要看攻略，《S.》对非推理迷的不友好程度可见一斑。

《S.》不好写书评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工艺品外表的包裹下，该书其实是一本推理小说。而所有推理小说最反对的就是剧透。对于《S.》的书评，如果简单说一说该书讲了啥，那无疑会大大降低读者的阅读乐趣。更何况，作为一本推理小说中最考推理能力的“本格推理小说”，作者在书的“结尾”（如果该书存在结尾的话）并没有尽言这本书为我们展现的所有奥妙。严格说来，当你真正沉下心来读这本书时，你会发现读完一遍都有一层新的奥秘向你展现——这其实是一本至少需要读四遍才能勉强弄懂它在讲什么的书：当你读第一遍时，请一边读故事，一边读男主人公在正文旁用铅笔写的笔记。第二遍，一边读故事，一边读女主人公用蓝、黑圆珠笔写下的对话。第三遍，读两个人用紫色和红色圆珠笔的笔记。第四遍，读他们用黑色钢笔的对话。至



于书中夹杂的那一堆“附件”……友情提示请务必记住它们夹在哪一页，因为一旦弄乱，想将它们重新规整起来将是一场噩梦。

在这个大多数人耐心读完一本书都觉得有些费劲的年代，有多少人会拿着一本书耐心读上四遍很值得存疑。《S.》引入国内后，没有如预期般受到追捧，相比该书在美国上市两周内首印 20 万册销售一空的成绩，《S.》简体中文版上市整一个月来，5 万册的首印量至今尚未刷新。不过，如果你想挑战一下自己的阅读极限，不妨试一试，如果你能啃下《S.》，回头再读其他书，你会发现那些书实在太好懂了。

既然《S.》如此烧脑，思考该书何以如此热卖就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分析起来，很多人在拿到《S.》后第一时间之所以会在朋友圈上刷开箱照，除了秀格调之外，更多的是意在表达其惊讶之情：书居然还可以这么写！不对，这么“做”！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S.》不像一本书，而更像是一件工艺品甚至玩具——那故意做旧、泛黄的纸张，穿插在书中那些不同笔迹的手写体文字，以及书籍、夹页中那些精心制作的种种细节，都给读惯了普通书籍的人们一种震撼感。而在震撼过后，你会发现这种制作并非单纯的炫技，而是与文字一样有着表意的作用。可以说，构筑《S.》故事的并不单纯是文字，色彩、图像、笔迹乃至那些刻意做旧的纸张都参与对故事的营造。在该书的宣传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该书的作者道格·道斯特的名字往往是排在导演 J.J. 艾布拉姆斯之后的，这种做法看似有违常理，但读过书的人却会明白，艾布拉姆斯这位《星球大战》的新任导演，对于该书一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为《S.》的最成功之处不是文字，而是氛围营造。而这种“氛围营造”，是导演而非作家的拿手戏。

对《S.》的大热，很多论者喜欢将其归之于“纸质书对电子书的逆袭”，但事实很可能并非那样简单。为了玩这个电子书玩不了的一招鲜，《S.》“进化”得已经不再像是一本书了。最新的生物学成果告诉我们，恐龙其实并没有完全灭绝，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一部分恐龙进化成了鸟类。《S.》大热似乎昭示着纸质书似乎也在完成着这样的“进化”，未来的纸质书不同于今日，也许正如鸟类不同于恐龙——但的确会有另一片更广阔的天空，任这些新的造物去飞翔。